

史

記

二六

卷之二

七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
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
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
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
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
為一篇淮南且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澎濞
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

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

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索隱

曰謂獨行從他道
逃走間音紀閑反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

致法廢以為郟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郟水
之陽音合正義曰郟陽故城在

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

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

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

軍斬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古允反甄音鍾布走荆王

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

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

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

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

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

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駟索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

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乱本是

吳王濞傳

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
灾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凟如淳之說亦合事理然天下

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凟頓首曰不敢會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

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

凟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

故無賦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

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國用富饒

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

楚漢春秋云吳太子索隱曰

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

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帝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

葬至吳吳王愠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

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

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

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

淳曰鼻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

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

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

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

吳王傳

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

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今

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

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

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案吳國有鑄

錢黃塩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

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為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

產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

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價官讎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故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
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
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
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
之後改為謫
乃戍邊一歲
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
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
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
淳曰訟公也○正義曰
訟音容言其相
容禁止不與也
如此者四十餘年
正義曰言四十餘年
者太史公盡言吳王
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
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以故能使
其眾鼯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
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
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吳王濞傳

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

索隱曰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

煮

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

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

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

服私姦服舍

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

請誅之詔赦罰削

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

王有罪削其河間郡

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

膠西王卬以

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

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

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

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

西王

索隱曰詭音徒鳥反

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

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

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

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

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

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

吳王濞傳

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

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

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

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

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

正義曰張革反

所聞諸侯削

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

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

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

乎王瞿然駭曰

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

寡人何

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

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
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
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
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
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
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
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
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數倉之粟距漢兵治
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
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
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

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
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
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
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
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
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旣新削
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
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
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
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

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

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

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

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

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

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

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

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

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

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

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

吳王濞傳

子

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駟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

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

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書

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曰按專以僂辱諸侯為事

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

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

正義曰誑音挂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

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

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

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

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

音直長沙者

其境相接

索隱曰謂

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

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

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如淳

曰告東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越東越也又告東

使定之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

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或與寡人會雒陽

閒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

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

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入蕭關正義曰今名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走

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

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

吳王濞傳

所出之以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